

老子想尔注

... 则民不争，亦不盗。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” 三三三不欲视之，比如不见，勿令心动。若动自诫，即□道去复还，心乱遂之，道去之矣。“圣人治，灵其心，实其腹。”心者，规也，中有吉凶善恶。腹者，道囊，气常欲实。心为凶恶，道去囊空。空者耶入，便煞人。虚去心中凶恶，道来归之，腹则实矣。“弱其志，强其骨。”志随心有善恶，骨随腹仰气。彊志为恶，气去骨枯，弱其恶志，气归髓满。“常使民无知无欲。”道绝不行，耶文滋起，货赂为生，民竟贪学之。身随危倾，当禁之。勿知耶文，勿贪宝货，国则易治。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。欲如此，上要当知信道。“使知者不敢不为。”上信道不倦，多知之士，虽有耶心，犹志是非。见上勤勤，亦不敢不为也。“则无不治。”如此国以治也。

“道冲而用之不盈。”道贵中和，当中和行之，志意不可盈溢违道诫。“渊似万物之宗。”道也。人行道不违诫，渊深似道。“挫其锐，解其忿。”锐者，心方欲图恶。忿者，怒也。皆非道所喜。心欲为恶，挫还之，怒欲发宽解之，勿使五藏忿怒也。自威以道诫，自劝以长生，於此致当。忿争激，急弦声，所以者过。积死迟怒，伤死以疾，五藏以伤，道不能治，故道诫之重，教之丁宁。五藏所以伤者，皆金木水火土气不和也。和则相生，战则相克，随怒事情，辄有所发。发一藏则故克所胜，成病煞人。人遇阳者，发凶刻王，怒而无伤，虽尔去死如发耳。如人衰者，发王刻囚，祸成矣。“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情性不动，喜怒不发，五藏皆和同相生，与道同光尘也。“湛似常存。”如此湛然常在不亡。“吾不知谁子，像帝之先。”吾事，道也。帝先者，亦道也，与无名万物始同一耳。未知谁家子能行此道，能行者便像道也，似帝先矣。

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天地像道，仁於诸善，不仁於诸恶，故煞万物恶者不爱也，视之如刍草如狗畜耳。“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圣人法天地，仁於善人，不仁恶人。当王政煞恶，亦视之如刍狗也。是以人当积善功，其精神与天通。设欲侵害者，天即救之。庸庸之人，皆是刍狗之徒耳，精神不能通天。所以者，譬如盗贼怀恶，不敢见部史也。精气自然，与天不亲，生死之际，天不知也。黄帝仁圣，知後世意，故结刍草为狗，以置门户上。欲言後世门户，皆刍狗之徒耳。人不解黄帝微意，空而效之，而恶心不改，可谓大患也。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。”道气在间，清微不见。含血之类，莫不钦仰。愚者不信，故犹橐籥者治工排橐。籥者可吹竹，气动有声，不可见，故以为喻，以解愚心也。“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”清气不见，像如虚也，然呼吸不屈竭也，动之愈益出。“多闻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多知浮华，不如守道全身。寿尽辄穷，数数非一也，不如学生守中和之道。

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牡。”谷者，欲也。精结为神，欲令神不死，当结精自守。牝者，地也。体性安，女像之，故不擊。男欲结精，心当像地似女，勿为事先。“玄牡门，天地根。”牝，地也，女像之。阴孔为门，死生之官也，最要故名根。男茶亦名根。“绵绵若存。”阴阳之道，以若结精为生，年以知命，当名自止。年少之时，虽有当闲省之。绵绵者，微也。从其微少，若少年则长存矣。今此乃为大害。道造之何？道重继祠，种类不绝。欲令合精产生，故教之年少微省不绝，不教之勤力也。勤力之计，出愚人之心耳，岂可怨道乎！上德之人，志操坚彊，能不恋结产生，少时便绝，又善神早成。言此者，道精也，故令天地无祠，龙无子，仙人无妻，玉女无夫，其大信也。“用之不勤。”能用此道，应得仙寿，男女之事，不可不勤也。

“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久。”能法道，故能自生而长久也。“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。”求长生者，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，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，不食五味以恣，衣弊履穿，不与俗争，即为後其身也。而目此得仙寿获福。在俗人先，即为身先。“外其身而身存。”与上同义。“以其无尸，故能成其尸。”不知长生之道。身皆尸行耳，非道所行，悉尸行也。道人所以得仙寿者，不行尸行，与俗别异，故能成其尸，令为仙士也。

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又不争。”水善能柔弱，像道去高就下，避实归虚。常润利万物，终不争，故欲令人法则之也。“处众人之所恶。故几於道。”水能受垢辱不洁之物，几像道也。“居善地，心善渊。”水善得空，便居止为渊。渊，深也。“与善仁。”人当法水，心常乐善仁。“言善信。”人当常相教为善有诚信。“政善治。”人君理国，常当法道为政则致治。“事善能。”人等当欲事师，当求善能知真道者，不当事耶伪伎巧耶知骄奢也。“动善时。”人欲举动，勿违道诫，不可得伤王气。“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”唯，独也。尤，大也。人独能放水不争，终不遇大害。

“持而满之，不若其己，揣而悦之，不可长宝。”道教人结精成神，今世间伪伎诈称道，托黄帝、玄女、龚子、容成之文，相教从女不施。思还精补脑，心神不一，失其所守，为揣悦，不可长宝。若，如也，不如直自然如也。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人之精气满藏中，苦无爱守之者。不肯自然闭心，而揣悦之，即大迷矣。“富贵而骄，自遗咎。”精结成神，阳炁有余，务当自爱，闭心绝念，不可骄欺阴也。骄欺，咎即成。又外说，秉权富贵而骄世，即有咎也。“名成功遂身退，天之道。”名与功，身之仇。功名就，身即灭，故道诫之。范蠡乘舟去，道意谦信。不隐身形剥，是其效也。

“载营魄抱一，能无离。”魄，白也，故精白与元同色。身为精车，精落故当载营之。神成气来，载营人身。欲全此功，无离一。一者，道也。今在人身何许？守之云何？一不在人身也，诸附身者。悉世间常伪伎，非真道也。一在天地外，人在天地间，但往来人身中耳。都皮里悉是，非独一处。一散形为气，聚形为太上老君，常治昆仑。或言虚无，或言自然，或言无名，皆同一耳。今布道诫，教人守诫不违，即为守一矣。不行其诫，即为失一也。世间常伪伎，指五藏以名一。瞑目思想，欲从求福，非也，去生遂远矣。“专气致柔，能婴儿。”婴儿无为，故合道，但不知自制。知稍生，故致老，谓欲为柔致气，法儿小时。“涤除玄览，能无疵。”人身像天地。览，广也。疵，恶也。非道所熏，当涤除一身，行必令无恶也。“爱民治国而未知。”人君欲爱民令寿考，治国令太平，当精心凿道意，教民皆令知道真，无令知伪道耶知也。“明白四达而无为。”上士心通，自多所知，知恶而弃，知善能行，勿敢为恶事也。“天地开阖而为雌。”男女阴阳孔也。男当法地似女，前章已说矣。“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”玄，天也。常法道行如此，欲令人法也。

“卅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”古未有车时，退然，道遣奚仲作之。愚者得车，贪利而已，不念行道，不觉道神。贤者见之，乃知道恩，默而自厉，重守道真也。“埴埴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”亦与车同说。“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”道使黄帝为之，亦与车同说。“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此三物本难作，非道不成。俗人得之，但贪其利，不知其元。贤者见之，还守其用。用道为本，贤愚之心，如南与北，万不同。此三之义指如是耳。今世间伪伎，因缘真文，设诈巧言。道有天毂，人身有毂，专炁为柔。辐指形为鎔鑄，又培胎练形，当如土为瓦时。又言道有户牖，在人身中，皆耶伪不可用，用之者大迷矣。

“五色令人目盲。”目光散故盲。“五音令人耳聋。”非雅音也。郑卫之声。抗诤伤人，听过神去，故聋。“五味令人口爽。”道不食之。口爽者，糜烂生疮。“驰骋田猎，令人心发狂。”心不念正，但念煞无罪之兽，当得故狂。“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。”道所不欲也，行道致生不致货，货有为，乃致货妨道矣。“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”腹与目，前章以说矣。去彼恶行，取此道诫也。

“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”道不熏彊求尊贵，有宠辄有辱。若，如也。得之当如惊不熏也。若者，谓彼人也。必违道求荣，患归若身矣。“何谓宠辱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为下者，贪宠之人，计之下者耳，非道所贵也。“何谓贵大患若身。”如前说。“吾所以有大患，为我有身。”吾，道也。我者，吾同。道至尊，常畏患，不敢求荣。思欲损身，彼贪宠之人，身岂能胜道乎！为身而违诫，非也。“及我无身，吾有何患。”吾我，道也。志欲无身，但欲养神耳。欲令人自法，故云之。“故贵以身於天下。”若者，谓彼有身贪宠之

人，若以贪宠有身，不可托天下之号也。所以者，此人但知贪宠有身，必欲好衣美食，广宫室，高台榭，积珍宝，则有为。令百姓劳弊，故不可令为天子也。设如道意，有身不爱，不求荣好，不奢侈饮食，常弊薄羸行，有天下，必无为。守朴素，合道意矣。人但当保身，不当爱身，何谓也？奉道诫，积善成功，积精成神，神成仙寿，以此为身宝矣。贪荣宠，劳精思，以求财，美食以恣身，此为爱身者也，不合於道也。“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”与上同义。

“视之不见，名曰夷；听之不闻，名曰希；抟之不得，名曰微。”夷者，平且广；希者，大度形；微者，道炁清：此三事欲叹道之德美耳。“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”此三者淳说道之美。道者天下万事之本，诘之者所况多，竹素不能胜载也，故还归一。多者何伤，朴散淳薄更入耶！故不可诘也。“其上不皦，其下不忽。”道炁常上下，经营天地内外，所以不见，清微故也。上则不皦，下则不忽，忽有声也。“蝇蝇不可名，复归於无物。”道如是不可见名，如无所有也。“是无状之状，无物之像。”道至尊，微而隐，无状貌形像也。但可从其诚，不可见知也。今世间伪伎，指形名道，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，非也。悉耶伪耳。“是谓惚恍，迎不见其首，随不见其後。”道明不可见知，无形像也。“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”何以知此道今端有，观古得仙寿者悉行之，以得知今俗有不绝也。“以故古始，是谓道纪。”能以古仙寿若喻，今自勉厉守道真，即得道纲纪也。

“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。”玄，天也。古之仙士，能守信微妙，与天相通，深不可识。人行道奉诫，微气归之，为气渊渊深也，故不可识也。“夫唯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。”唯，独也。容，形状也。独行道，德备渊深。不知当名之云何，强名之善为士者，道美大之也。“豫若冬涉川，犹若畏四邻。”冬涉川者，恐惧也；畏四邻，不敢为非，恐邻里知也。尊道奉诫之人，犹豫行止之间，常当畏敬如此。“俨若客。”谦不敢犯恶，若客坐主人堂也。“散若冰将泐。”情欲思虑，怒熹恶事；道不所欲，心欲规之，便即制止解散，令如冰见日散泐。“混若朴，旷若谷。”勉信道真，弃耶知，守本朴，无他思虑。心中旷旷，但信道如谷冰之志，东逝不欲归海也。“沌若浊，浊以静之徐清。”求生之人，与不谢，夺不恨，不随俗转移。真思志道，学知清静，意当时如痴浊也。以能痴浊，朴且欲就矣，然后清静能睹众微。内自清明，不欲於俗，清静大要，道微所乐。天地湛然，则雲起露吐，万物滋润；迅雷风趣，则汉燥物疼，道气隐藏，常不周处。人法天地，故不得燥处。常清静为务，晨暮露上下，人身气亦布至。师设晨暮，清静为大要。故虽天地有失，为人为诫，辄能自反，还归道素。人德不及，若其有失，遂去不顾，致当自约持也。“安以动之徐生。”人欲举事，先孝之道诫。安思其义，不犯道，乃徐施之，生道不去。“保此道者不欲盈。”不欲志意盈溢，思念恶事也。“夫唯不盈，能辞复成。”尸死为弊，尸生为成。独能守道不盈溢，故能改弊为成耳。

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”道真自有常度，人不能明之，必复企慕（慕）世间常为伎，因出教授，指形名道，令有处所服色，长短有分数，而思想之。苦极无福报，此虚诈耳。强欲令虚诈为真，甚极。不如守静自笃也。“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夫物云云，各归其根。”万物含道精，并作，初生起时也。吾，道也。观其精复时，皆归其根，故令人宝慎恨也。“归根曰静。”道气归根，愈当清静也。“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。”知宝根清静，复命之常法也。“知常明。”知此常法，乃为明耳。“不知常，妄作凶。”世间常伪伎，不知常意，妄有指书，故悉凶。“知常容。”知常法意，常保形容。“容能公。”以道保形容，为天上容。处天地间，不畏死，故公也。“公能生。”能行道公政，故常生也。“生能天。”能致长生，则副天也。“天能道。”天能久生，法道故也。“道能久。”人法道意，便能长久也。“没身不殆。”太阴道积练形之宫也。世有不可处，贤者避去托死。过太阴中，而复一边生像，没而不殆也。俗人不能积善行，死便真死，属地官去也。

“太上下知有之。”知道，上知也。知也恶事，下知也。虽有上知，当具识恶事，改之不敢为也。“其次亲之誉之。”见求善之人，晓道意，可亲也。见学善之人，勤勤者，可就誉也，复教劝之，勉力助道宣教。“其次畏之。”见恶人，诫为说善，其人闻义则服，可教改也。就

申道诫示之，畏以天威，令自改也。“悔之。”为恶人说善，不化而甫笑之者，此即刍豢之徒耳，非人也。可欺侮也，勿与语也。“信不足，有不信。”刍豢之徒，内信不足，故不信善人之言也。“犹其贵言，成功事遂。”道之所言，无一可弃者。得仙之士，但贵道言，故辄成功事遂也。“百姓谓我自然。”我，仙士也。百姓不学我有贵信道言，以致此功，而意我自然，当示不肯企及效我也。

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”上古道用时，以人为名，皆行仁义，同相像类，仁义不别。今道不用，人悉弊薄，时有一人行义，便共表别之，故言有也。“智慧出，有大伪。”真道藏，耶文出。世间常伪伎称道教，皆为大伪不可用。何谓耶文？其五经半入耶，其五经以外，众书传记，尸人所作悉耶耳。“六亲不和，有孝慈。”道用时，家家慈孝，皆同相类，慈孝不别。今道不用，人不慈孝，六亲不和，时有一人行慈孝，便共表别之，故言有也。“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道用时，帝王躬奉行之，练明其意以臣庶，於此吏民莫不效法者。知道意，贱死贵仙，竟行忠孝，质朴恇端，以臣为名，皆忠相类不别。今道不用，臣皆学耶文，习权诈，随心情，面言善，内怀恶，时有一人行忠诚，便共表别之，故言有也。道用时，臣忠子孝，国则易治。时臣子不畏君父也，乃畏天神。孝其行，不得仙寿，故自至诚。既为忠孝，不欲令君父知，自默而行。欲蒙天报，设君父知之，必赏以高官，报以意气，如此功尽，天福不至。是故默而行之，不欲见功。今之臣子，虽忠孝，皆欲以买君父，求功名。过时不显异之，便屏怨之，言无所知。此类外是内非，无至诚感天之行，故令国难治。今欲复此疾，要在帝王当专心信道诫也。

“绝圣弃知，民利百倍。”谓诈圣知耶文者。夫圣人天所挺，生必有表，河雒著名，然常宣真，不至受有误。耶道不信明圣人之言，故令千百岁大圣演真，涂徐耶文。今人无状，载通经艺，未贯道真，便自称圣。不因本而章篇自撰，不能得道，言先为身；不劝民真道可得仙寿，修善自勤，反言仙自有骨录；非行所臻，云无生道，道书欺人，此乃罪盈三千，为大恶人。至令後学者不复信道。元元不旋，子不念供养，民不念田，但逐耶学，倾侧师门，尽气诵病，到於穷年。会不能忠孝至诚感天，民治身不能仙寿，佐君不能致太平，民用此不息，倍城邑虚空，是故绝诈圣耶知，不绝真圣道知也。“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。”治国法道，听任天下仁义之人，勿得强赏也。所以者，尊大其化，广闻道心，人为仁义，自当至诚，天自赏之；不至诚者，天自罚之。天察必审於人，皆知尊道畏天，仁义便至诚矣。今王政强赏之，民不复归天。见人可欺，便诈为仁义，欲求禄赏。旁人虽知其都交，见得官禄，便复慕之，诈为仁义，终不相及也。世人察之不审，故绝之勿赏，民悉自复慈孝矣。此义平忤俗夫心，久久自解，与道合矣。人君深当明之也。“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”耶巧也，所得财宝也。世不用之，盗贼亦不利也。“此三言为文未足，故令有所属，见素抱朴。”三事天下大乱之源，欲演散之。亿文复不足，竹素不胜矣，受故令属此道文，不在外书也，撰说其大略，可知之为乱原。“少私寡欲。”道之所说，无私少欲於世俗耳。

“绝学无忧，唯之与何，相去几何。”未知者复怪问之，绝耶学，道与之何？耶与道相去近远？绝耶学，独守道，道必与之。耶道与耶学甚远，道生耶死，死属地，生属天，故极远。“美之与恶，相去何若。”未知者复怪问之，欲知美恶相去近远何如，道与耶学近远也，今等耳。美，善也。生故属天，恶死亦属地也。“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，莽其未央。”道设生以赏善，设死以威恶，死是人之所畏也。仙王士与俗人，同知畏死乐生，但所行异耳。俗人莽莽，未央脱死也。俗人虽畏死，端不信道，好为恶事，奈何未央脱死乎！仙士畏死，信道守诫，故与生合也。“众人熙熙，若亨大牢，若春登台。”众俗之人不信道，乐为恶事，若饮食之，春登高台也。“我魄未兆，若婴儿未孩，奄无所归。”我，仙士也。但乐信道守诫，不乐恶事。至恶事之间，无心意，如婴儿未生时也。“众人皆有馀，我独若遗。”众俗之怀恶，常有馀意，计念思虑。仙士意中，都遗忘之，无所有也。“我愚人之心纯纯。”仙士味道，不知俗事。纯纯，若痴也。“俗人昭昭。”俗人不信道，但见耶恶利得。昭昭，甚明也。“我独若昏。”仙士闭心，不思虑耶恶利得，若昏昏冥也。“俗人察察。”知俗事审明也。“我独闷闷。”不知

俗事也。“忽若晦，家无所止。”仙士意志道如晦，思卧安床，不复杂俗事也。精思止於道，不止於俗事也。“众人皆有已，我独顽以鄙。”俗人於世间自有财宝功名，仙士於俗如顽鄙也。“我欲异於人，而贵食母。”仙士与俗人异，不贵荣禄财宝，但贵食母。食母者，身也，於内为胃，主五藏气。俗人食穀，穀绝便死。仙士有穀食之，无则食气。气归胃，即肠重囊也。腹之为宝，前章已说之矣。

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。”道甚大，教孔丘为知。後世不信道文，但上孔书，以为无上，道故明之，告後贤。“道之为物，唯恍唯惚。”道微，独能恍惚不可见也。恍惚中有物，惚恍中有像，不可以道不见故轻也。中有大神气，故喻囊籥。“窈冥中有精。”大除中也。有道精分之与万物，万物精共一本，其精甚真，生死之官也，精其真，当宝之也。“其中有信。”古仙士宝精以生，今人失精以死，大信也。今但结精，便可得生乎？不也。要诸行当备，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。入人身中为根本，持其半，乃先言之。夫欲宝精，百行当备，万善当著，调和五行，喜怒悉去。天曹左契，{□下}有馀数，精乃守之。恶人宝精，唐自苦终不居，必自泄漏也。心应规制万事，故号明堂。三道布阳耶阴害，以中正度道气。精并喻像池水，身为池堤封，善行为水源。若斯三备，池乃全坚。心不专善，无堤封；水必去，行善不积；源不通，水必燥干；决水溉野，渠如溪江。虽堤在，源不泄，必亦空。{山行}燥析裂，百病并生。斯三不慎，池为空坑也。“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”古今常共此一道，不去离人也。“以阅众甫。”道有以来，更阅终始，非一也。甫者，始也。“吾何以知终甫之然，以此。”吾，道也，所以知古今终始共此一道。其事如此也。

“曲则全。”谦也。月谦先曲後全明，学道反俗，当时如曲不足也，後亦令明。“枉则正。”枉亦曲也，曲变则正。学道反俗，独自勤苦，当时如相侵枉也，後致正。“洼则盈。”谦虚意也。行无恶，其处空。道喻水喜归空居恶处，便为善，邪归满故盈。“弊则新。”物弊变更新，学道羸弊，後更致新福也。“少则得，多则或。”陈力殖穀，裁令自足。天与之，无基考可得福，多望不止则或，或耶归之也。“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”一，道也。设诚，圣人之抱一也，常教天下为法式也。“不自是故章。”明者乐之，就诚教之，不乐者墨以不言。我是若非，勿与之争也。“不自见故明。”圣人法道，有功不多，不见德能也。“不自伐故有功。”恶者伐身之斧也。圣人法道不为恶，故不伐身，常全其功也。“不自矜故长。”圣人法道，但念积行，令身长生。生之行，垢辱贫羸，不矜伤身，以好衣美食与之也。“夫唯不争，故莫能与争。”圣人不与俗人争，有争避之高逝，俗人如何能与之共争乎？“古之所谓曲则全，岂虚语，故成全而归之。”谦曲後全，明非虚语也。恐人不解，故重申示之也。

“希言自然。”自然，道也。乐清静，希言入清静；合自然，可久也。“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”不合清静自然，故不久竟日也。“孰为此天地。”孰，谁也。天地为飘风骤雨，为人为诚，不合道，故令不久也。“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於人。”天地尚不能久，人欲为烦躁之事，思虑耶计，安能得久乎？“故从事而道得之。”而，如也。人举事令如道，道善欲得之，曰自然也。“同於德者，德得之。”人举事与德合，德欲得之也。“同於失者，道失之。”人举事不惧畏道诫。失道意，道即去之，自然如此。“信不足，有不信。”前章已说之也。

“喘者不久。”用气喘息，不合清静，不可久也。“跨者不行。”欲行千里，一步而始，积之以渐。今大跨而立，非能行者也，不可久也。“自见不明，自是不彰，自饶无功，自矜不长。”复解前章之意耳。“其在道。”欲求仙寿天福，要在信道，守诫守信，不为贰过。罪成结在天曹，右契无到而穷，不复在馀也。“曰馀食餽行，物有恶之。”行道者生，失道者死，天之正法，不在祭餽祷祠也。道故禁祭餽祷祠，与之重罚，祭餽与耶通同，故有馀食器物，道人终不欲食用之也。“故有道不处。”有道者不处祭餽祷祠之间也。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家漠独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”叹无名大道之巍巍也，真天下之母也。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吾，道也。还叹道美，难可名字，故曰道也。“吾强为之名曰大。”言道甚大。言强者，恐不复不能副其德也。“大曰逝。”逝，去也。大

神无能制者，便立能去之也。“逝曰远。”翕然便能远去也。“远曰反。”翕然便能还反也。“道大天大地大生大。”四大之中，何者最大乎？道最大也。“域中有四大，而生处一。”四大之中，所以令生处一者。生，道之别体也。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自然者，与道同号异体。令更相法，皆共法道也，天地广大，常法道以生，况人可不敬道乎。

“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”道人当自重精神，清静为本。“是以君子终日行，不离辘重。”重精神清静，君子辘重也，终日行之，不可离也。“虽有荣观。燕处超然。”天子王公也，虽有荣观，为人所尊，务当重清静，奉行道诚也。“如何万乘之主，以身轻天下。”天子乘人之权，尤当畏天尊道。设误意自谓尊贵，不复惧天道，即为自轻其身於天下也。“轻则失本，躁则失君。”轻躁多违道度，则受罚辱，失其本身，亡其尊推矣。

“善行无彻迹。”信道行善，无恶迹也。“善言无瑕谮。”人非道言恶，天辄夺{□下}。今信道言善，教授不耶，则无过也。“善计不用筹{□下}。”明计者心解，可不须用{□下}。至心信道者，发自至诚，不须旁人自劝。“善闭无关键不可开。”心三川，阳耶阴害，悉当闭之勿用。中道为正，至诚能闭耶志者，虽无关键，永不可开。不至诚者，虽有关键，犹可开也。“善结无绳约不可解。”结志求生，务从道诚。至诚者为之，虽无绳约，永不可解。不至诚者，虽有绳约，犹可解也。“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而无弃人。”常为善，见恶人不弃也。就往教之，示道诚。说其人不化，不可如何也。“常善救物，而无弃物。”与上同义也。“是谓袭明。”袭，常明也，能知此意明明也。“善人不善人师。”不善人从善人学善，故为师。终无善人从不善人学善也。“不善人善人之资。”善人无恶，乃以恶人为资。若不善人见人其恶不可，善人益自勤劝。“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知大迷。”不善人不贵善人，善人不以恶人自改，皆为大迷也。“此谓要妙。”明知此甚要妙也。

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奚。”欲令雄如雌。奚，何也，亦近要也。知要安精神，即得天下之要。“常德不离，复归於婴儿。”专精无为，道德常不离之，更反为婴儿。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”精白与元炁同色，黑太阴中也。於人在肾，精藏之，安如不用为守黑，天下常法式也。“常德不贷，复归於无极。”知守黑者，道德常在，不从人贷，必当偿之，不如自有也。行《玄女经》、龚子、容成之法，悉欲贷，何人主当贷若者乎？故令不得也。唯有自守，绝心闭念者，大无极也。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”有荣必有辱。道人畏辱，故不贪荣，但归志於道。唯愿长生，如天下谷水之欲东流归於海也。“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於朴。”志道当如谷水之志欲归海，道德常足。朴，道本气也。人行道归朴，与道合。“朴散为器，圣人用为官长。”为器以离道矣，不当令朴散也。圣人能不散之，故官长治人，能致太平。“是以大制无割。”道人同知俗事、高官、重禄、好衣、美食、珍宝之味耳，皆不能致长生。长生为大福，为道人欲制大，故自忍不以俗事割心情也。

“将欲取天下而为之。”狂或之人，图欲篡弑，天必煞之，不可为也。“吾见。”吾，道也。同见天下之尊，非当所为，不敢为之。愚人宁能胜道乎？为之故有害也。“其不得已。”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五帝精生，河雒著名；七宿精见，五纬合同。明受天任而令为之，其不得已耳，非天下所任，不可妄庶几也。“天下神器不可为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”非天所任，往必败失之矣。夫物或行或随，自然相感也。行善，道随之；行恶，害随之也。或嘘或吹，嘘温吹寒，善恶同规，祸福同根，虽得嘘温，慎复吹寒，得福慎祸来。“或强或赢。”强后必更赢，赢复反更强，先处强者，后必有赢；道人发先处赢，後更强。“或接或随。”身常当自生，安精神为本，不可恃人，自扶接也。夫危国之君，忠臣接之，不则亡。夫病人医至救之，不制则死。“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。”去甚恶及奢太也。

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彊天下。”治国之君，务修道德，忠臣辅佐，务在行道，道普德溢，太平至矣。吏民怀慕，则易治矣，悉如信道，皆仙寿矣，不可□女兵彊也。兵者非吉器也，道之设形，以威不化，不可专心甘乐也。道故斥库楼，远狼狐。将军骑官房外居，锋星脩柔去

极疏，但当信道，於武略耳。”其事好还。”以兵定事，伤煞不应度，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。“师之处，荆棘生。”天子之军称师。兵不合道，所在淳见煞气，不见人民，但见荆棘生。“故善者果而已，不以取彊。”果，诚也。为善至诚而已，不得依兵图恶以自彊。“果而勿骄。”至诚守善，勿骄上人。“果而勿矜。”至诚守善，勿矜身。“果而勿伐。”至诚守善，勿伐身也。“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彊。”至诚守善，勿贪兵威。设当时佐帝王图兵，当不得已而有。勿甘乐也，勿以常为彊也。风后佐黄帝伐蚩尤，吕望佐武王伐纣，皆不得已而为之耳。“物壮则老，谓之非道，非道早已。”闻道不能行，故老，老不止早已矣。

“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有道不处。”兵者非道所喜，有道者不处之。“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”左右契也。“兵者不祥器，非君子之器。”重明其凶事也。“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前章已说之也。“恬淡为上，故不美。”道人恬淡，不美兵也。“若美必乐之，是煞人。夫乐煞者，不可得意於天下。”明乐兵乐煞不可也。“故吉事尚左，丧事尚右。”左右契也。“是以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。”偏将军不专煞生之机，像左；上将军专煞，像右。“言以丧礼处之，煞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”不得已而有者，辄三申五令，示以道诫，愿受其降。不从者当闵伤悲泣之，如家有丧，勿喜快也。

“道常无名。”不名大，托微小也。“朴虽小，天下不敢臣。”道虽微小，为天下母，故不可得臣。“王侯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宾。”人不可以贵轻道，当之，万物皆自宾伏。“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。”王者行道，天地喜，滋泽生。“民莫之令而自均。”王者尊道，吏民企效，不畏法律，乃畏天神，敢为非恶。皆欲全身，不须令敕而自平均。“始制有名。”道人求生，不贪荣名。今王侯承先人之後，有荣名，不强求也。道听之，但欲令务尊道行诫，勿骄溢也。“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。”王侯承先人之後，既有名，当知止足，不得复思高尊强求也。“知止不殆。”诸知止足，终不危殆。“譬道在天下，犹川谷与江海。”道在天下，譬如江海，人一心志道，当如谷水之欲归海也。

“知人者智。”知平他人善恶，知不合道德，道人但当自省其身，令不陷於死地，勿平他人也。“自知者明。”如此甚明矣。“胜人有力。”好胜人者，但名有力也。“自胜者彊。”自修身行善胜恶，此乃彊也。“知足者富。”道与谦也。“彊行有志。”道诫甚难，仙士得之，但志耳，非有伎巧也。“不失其所者久。”富贵贫贱，各自守道为务，至诚者道与之，贫贱者无自鄙强欲求富贵也。不强求者，为不失其所故久也。又一说曰，喜怒五行战伤者，人病死，不复待罪满地。今当和五行，令各安其位勿相犯，亦久也。“死而不亡者寿。”道人行备，道神归之，避世托死，遇太阴中，复生去为不亡，故寿也。俗人无善功，死者属地官，便为亡矣。

“大道汜，其可左右。”汜，广也。道甚广大，处柔弱，不与俗人争，教人以诚慎者宜左契，不诚慎者置左契。“万物恃以生而不辞。”不辞谢恩，道不贵也。“成功不名有，衣被万物不为主，可名於小。”道不名功，常称小也。“万物归之不为主，可名於大。”归，仰也。以为生既不责恩，复不名主，道乃能常大耳。“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”法道常先称小，後必乃能大，大者长生，与道等寿。

“执大象天下往。”王者执正法，像大道，天下归往，旷塞重驿，向风而至。道之为化，自高而降，指谓王者，故贵一人。制无二君，是以帝王常当行道，然後乃及吏民。非独道士可行，王者弃捐也。上圣之君，师道至行以教化。天下如治，太平符瑞，皆感人功所积，致之者道君也。中贤之君，志信不纯，政复扶接，能任贤良，臣弼之以道。虽存国，会不荡荡，劳精躬勤，良辅朝去，暮国倾危，制不在上，故在彼去臣。所以者，化逆也，犹水不西。虽有良臣，常难致治。况群耶杂政，制君讳道，非贱真文，以为人世可久随之。王者道可久弃捐，道尊且神，终不听人，故放精耶。变异纷纷，将以诫诲。道隐却观，乱极必理，道意必宣，是以帝王大臣，不可不用心殷勤审察之焉。“佳而不害。”王者行道，道来归往。王者亦皆乐道，知神明不可欺负。不畏法律也，乃畏天神，不敢为非恶。臣忠子孝，出自然至心。王法无所复害，形罚格藏，故易治，王者乐也。“安平大乐。”如此之治，甚大乐也。“与珥过客止。”

诸与天灾变怪，日月运珥，倍臣纵横，刺贯之咎，过罪所致；五星顺轨，客逆不曜，疾疫之气，都悉止矣。“道出言，淡无味。”道之所言，反俗绝巧，於俗人中，甚无味也。无味之中，有大生味，故圣人味无味之味。“视不足见，听不足闻，用不可既。”道乐质朴，辞无馀，视道言，听道诫，或不足见闻耳而难行。能行能用，庆福不可既尽也。

“将欲翕之，必固张之。”善恶同规，祸福同根，其先张者後必翕。“将欲弱之，必固彊之。”先彊後必弱。“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。”先兴後必衰废。“将夺之，必固与之。”先得後必夺也。“是谓微明。”此四事即四怨、四贼也。能知之者，微且明。知则副道也，道人畏翕弱废夺，故造行先自翕自弱自废自夺，然后乃得其吉。及俗人废言，先取张彊兴之利，然後返凶矣。故诫知止足，令人於世间裁自如，便恩施惠散财除殃，不敢多求。奉道诫者，可长处吉不凶，不能止足，相返不虚也。道人不可敢非，实有微明之知。“柔弱胜刚彊。”道气微弱，故久在无所不伏。水法道柔弱，故能消穿崖石，道人当法之。“鱼不可胜於渊。”诫为渊，道犹水，人犹鱼，鱼失渊去水则死；人不行诫守道，道去则死。“国有利器，不可以视人。”宝精勿费，令行缺也。又一说曰，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，宁避人勿为人所避，宁教人为善勿为人所教，宁为人所怒勿怒人，分均宁与人多勿为人所与多。其返此者，即为示人利器也。

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”道性不为恶事，故能神无所不作，道人当法之。“王侯若能守。”王者虽尊，犹常畏道，奉诫行之。“万物将自化。”王者法道为政，吏民庶孽子，悉化为道。“化如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”失正变得耶，耶改得正。今王者法道，民悉从正，斋正而止，不可复变，变为耶矣。观其将变，道便镇制之。检以无名之朴，教诫见也。王者亦当法道镇制之，而不能制者，世俗悉变为耶矣，下古世是也。“无名之朴，亦将不欲。”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，王者亦当法之。“无欲以静，天地自正。”道常无欲乐清静，故令天地常正。天地道臣也，王者法道行诫，臣下悉皆自正矣。

